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印刷者：成都福民印刷公司
 總經售：跋涉書店
 代售：成都南堂街九六號
 通訊處：跋涉書店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關於後方中等學校國文教材問題

陳翔鶴

「後方重於前方」，這不是句虛話。不用說目下前方物財力人力的補充需要後方，就為百年樹人計，將來抗戰完畢後，一切新事業，新中國的建設，都正有待於這尚未遭敵人蹂躪蹂躪過的少量乾淨土地內的人們。

然而中國人口總字的指數僅只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而能受到或已受過正式中等教育的青年，恐怕又只能佔總字數三分之一左右了。看，這就是國家的珠璣，未來新中國國家的活力！

但是在這後方最大和最關緊要的，目前正聚集着二三萬以上的成都市的受着中等教育的青年，他們所身受着的與思想智力都有密切關係的國文教程又怎樣呢？據我所知道的，這二三萬的青年，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從初中一年級起至高中三年級止，這六年間的悠久時光，都是讀着「古文觀止」，或「古文辭類纂」，上焉者亦只能讀到「經史百家雜鈔」。

於是，以一個著名中學畢業的初中生，而竟連甚麼叫「九一八」也不知道的笑話也鬧出來了。以一個極負能名的某某中學校長，竟將千妥萬妥，四平八穩的「萬有文庫」中小說一部門的書籍嚴密封起來的荒謬絕倫的舉動也做出來了。

這結果便是，（一）使得一般青年們與時代完全脫軌，所慮可想，至少亦多為三四百年以前的事物。（二）造成前方正浴血抗戰，而後方反昏頭昏腦，死氣沉沉的怪現象。（三）致使青年們對於危害中國最根本的兩大原動力——帝國主義與封建餘孽二者，大多數不易區別，而時時刻刻對之加以警惕。（四）更使頑固腐惡的封建勢力愈加濃厚起來，「遺老」「遺少」幾遍滿着全知識界。（五）而從這封建的腐爛爛素中所必定產生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幾乎盡可以從未來的知識界——青年中以尋得後繼。關於所謂「文藝」尤其是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抗戰文藝」那更是非一般人所能或所願企及的了。

不錯，在目前的前方，有誰敢將史法特業的「打回老家去」選下一段作為國文教材的嗎？這是種種！有誰敢將高爾基的論文當作講授的嗎？這是種種！有誰敢將「警察晉級印象記」向青年們讀講的嗎？這是危險分子！但總而言之，我們一切對於「抗戰文藝」云乎哉？「文藝」云乎哉？

第二期目錄

關於後方中等學校國文教材問題	陳翔鶴
藝術與生活	一
後方小都市	陳敬
給我們永遠開吧	任
你不要臉的民族英雄	任
力量	牛廣田
捉漢奸記	羅念生
外	羅念生
會務報告	羅念生
編務報告	羅念生

每份定價貳分

藝術與生活

一波

在逝世後去今恰好十八週年的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中，有如下的記述：「近代藝術家裏好的，克魯泡特金寫自傳時，他住在蘇聯的大海，及莊嚴的高山。但若一個藝術家從來不曾享受過田野勞動的樂趣，只憑憑念，只憑想像，他如何能夠描寫出這種詩趣呢？……假如他在寬容之長，血氣方剛的時期，早晨并不去耕種田地，也不去伴隨勤苦的刈草人用鐮刀割草，和那些歌聲響於空際的少女們競爭，他怎能描畫出田野勞動的詩趣呢？愛土地和愛生長在土地上面的東西的心，就不能從書筆的揮灑中得來，——書筆僅供其使用而已。然而，要是不愛他，又怎能把他繪畫出來呢？因此，便是最好的畫家在這方面的作品，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對於人生也不忠實，幾乎常是感情的，其中毫無力量。」

不消說，這是極力說明，從實生活進出的藝術表現力之強。排斥着作為有閒的沙龍藝術及一切侍奉資產階級的藝術家，而指出了一種真正的藝術的傾向。

這一點，并不是消極的批評，而為積極的建設意見。原來藝術即生活的理想，乃是拉斯金，莫理司，愛里斯，嘉本特等所強調過的，並非克魯泡特金一個人的私言。但如何實現此種理想呢？克魯泡特金是要求以具體的革命行動出之，所以，他再不會贊成那些侍奉資產階級之藝術的。

以現階段中國的藝術而言，當然距離此種理想尚遠。因為我們的生活所映出的正是血淋淋的現實。一種弱小者反抗強權的藝術，確為時下所必需。無論怎樣，我們不能不要求強有力的鬥爭的藝術出現。不過，只就藝術與生活的深切關聯之點，我覺得克魯泡特金對於我們的啓示，還是有用的。這當從何說起呢？

首先，我們的藝術家是否真正「生活」過來呢？如何生活的呢？不忠實於自己的生活，不知道愛你的隣人，愛你的同胞，沒有正義感，

沒有精密的思維，沒有銳利的觀察，沒有正確的正視人生的世界觀，則是不論怎樣也創造不出什麼「傑作的」藝術品來的呵。

比如在今日，時代社會在急劇轉變中，戰爭的氛圍，已籠罩了任何角落。但竟有高唱「與抗戰無關」的文藝作者，這便說明着那一種人太不忠實於生活了。

想到這今還有那些認識不足而企圖逃避現實的所謂作家，則我之重新提出，忠於藝術，忠於生活的要求，倒也不是無的放矢的事。

陳敬容

後方小都市

小都市雅着手勝，
像個衰弱的老人，
它叫不出宏大的聲音，
只在寒冬深夜裏，
偶爾來幾聲咳嗽，
像一個肺病患者，
告訴人說它已病入膏肓。

難道血腥的風，
吹不醒疲弱的神經嗎？
難道連天鼓角，
震不動麻木的耳膜嗎？

後方，滿塞着惡毒的夢：
夢着黃金，高官，和名；
後方，不製造飛機，砲彈，
不製造巨大的抗戰力量，
而忙着在五色夢中
趕製着腐爛同滅亡。

來，歌詠手，以高亢的聲音，
在這沉沉的昏夜裏
給他們唱「我們的祖國
在苦難中，在苦難中……」

力量

李廣田

冬天的風雪，如鋼鐵的繩索，把凡有生命
羣網紮得結結實實；春天的細雨使種子萌芽而
生長；夏日是最豪華的力之施與者，使一切生
物發揚廣大；而秋風與嚴霜，則使生命衰歇者
凋零，使凋落者腐爛而消亡。

而我們的長期抗戰，對於我們這一代抱澤
，也具有同樣的力量。

生命是必須結結實實的，因為只有結結實
實的生命才能頑強地持續下去，才能用堅硬的
脊梁負重，用寬闊的肩膀担當。然而在一串的
苟安日月，在從未遭過患難的過程裏，又
怎樣使生命變得結結實實呢？我們的周圍有多
少好逸惡勞的人，他們都會有過很可意的職
業，戰爭使他們失掉應有的地位；他們都會
有過安適的家園，而戰爭使他們在道路上奔波
，他們從轟炸中逃出，在血泊中馳驅，受飢餓
，受寒冷，從痛苦又走向痛苦，然而他們的痛
苦却有了新的意義，痛苦變了質，痛苦變成喜
悅的痛楚了。因為他們在痛苦中有了新的出路
，雖然出路並非不苦，但他們畢竟有了可
以使自己盡力的地方。他們有的又重新走回彈
火中去，有的又伏在槍案上寫，有的又出現在
羣衆面前，有的又拿起了新的工具，新的武器
。一切都是新的，都換了另一套，這在從前
他們是不曾想到過的，從前，他們以為作客，
拿錢，娶老婆，生孩子，如此一生也就完了，
然而現在却不。他們有了新的世界觀，新的人
生觀，他們有了新的生命與力。他們有的已經

走過了三千，五千里，忽然有一天跑到邊僻的
一座小城裏，這在從前是在夢想中的一個極
羅曼諦克的荒城，他在這兒出乎意外地遇到一
個離別十年或八年的老友，他的朋友一看見他
便緊緊握住他的手，甚麼問題先也不談，却只
帶着滿臉喜悅問道：

「老傢伙，你現在可還有失眠症嗎？」

這個「老傢伙」將怎樣回答呢，他也許甘
不回答，也許只是哈哈大笑。然而在這簡單的
相會中，我們覺得極有意味。那所謂「失眠症
」，實在並非單純的失眠症而已，那是代表着
意志薄弱，神經過敏，多疑，膽怯，愛幻夢，
活得不真實的意思。而現在我敢替那位「老傢
伙」懇切地答道：

「我現在已經沒有失眠症了。」

有一個時候，我會同千百個孩子在一塊生
活過。這些孩子，最大的不過二十歲，最小的
僅止十三四歲，他們也是奔波了數千里從淪陷
的地方跑出來的。他們都會經過自己的樂園
，在他們自己的樂園中，他們有的想做政治家
，有的想做文學家，有的想做製造家，有的更
想做大將軍，他們把世間認為最美麗的的事都在
他們的「言志」裏做過了，然而他們甚麼也不能
做。他們一切都要仰賴人，仰賴自己的父母或
自己的縣長。他們不會說話，不敢參加團體活
動，甚至不會吃飯穿衣，甚至衣服上脫落了一
支鈕扣，也必須換過半年，或等個假日，回到
家裏，才由母親一邊責罵着一邊給緊緊地縫
。他們甚至連手足都不會使用，更不會活用自

己的腦子。他們遇到事情只會亂想，想完了
不會告訴。但是現在呢？像某詩人所謂：「只
剩下國家是他們的父母」了，他們自己磨鍊，
自己教育，自己開闢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們甚
麼也敢作，也能作了。他們像經過了暴雨滋潤
的種子，自己萌發，自己生長起來了。雖然他
們身邊的環境不一定適合他們的發育，甚至
防礙着他們的。正如行路人的踐踏，或堅硬的
地皮，對於一粒剛在拆甲出土的種子一樣，雖
然要費更大的努力，到底還是一樣生長。他們
的眼睛注視得較遠，越起了身邊的圈子，他們
注視着國家，民族，世界，他們注視着太陽。
他們自動研究一切現實問題，自動參加一切集
團活動，他們不但辯論着一切政治問題，並且
有了自己的政治生活，他們不但在各種思想上
運用自己的腦子，並能以新鮮方法去判別何者
歪曲，何者正確。他們自己洗濯，自己縫補，
自己造飯，自己醫療。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
在寒冷天氣裏他們還脫得光光的在河水裏洗澡
，常被人家看見而受到警告時，他們也僅止囁
地一笑就算了。有一時，我們會長期地在極窮
荒的路上走着，在這次長征中，這些孩子更表
現了新的力量之長成。各人負了各人的行囊，
跋涉千山萬水，只見他們更瘦削，更堅實，更
增加了生活能力，我們走到一個山間的荒村裏
，正打算如何借鍋借灶可以做飯時，幾個孩子
喜笑嘩聲地跑來了，他們跑到面前喊道：

「報告：現在鍋灶均已借到，共八處，足
足夠用了，完結！」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你不要臉的民族叛徒！

任鈞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你不要臉的民族叛徒！

帶着你的糖尿病，心臟病；

恐日病，怯懦病；

帶着你的卑鄙和無恥；

像虎列拉一樣，

像黑死病一樣；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這兒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世界。

決沒有你立足的地方！

也有不少的忠厚長者

在爲你惋惜——

惋惜你那一股僅有的

敲得叮叮響的經歷；

但有什麼辦法呢？——

昨天你至少還像一個人，

今天却完全變成了一條狗！

并且，已經掉進了

最黑暗的陰溝中，

最醜惡的毛房裏；

看看時間，距落腳也不過半小時罷了。他們自己淘米，自己燒火，而且在一種相當好的秩序中把飯用完，走在路上，他們會迅速地調查出許多事情，彷彿軍隊中的間諜，彷彿作戰的先遣隊在考查戰場一樣。我敢相信，他們每個人的手冊裏都充滿了寶貴的材料。有時我們走到一個地方，因陰雨，（但有時也並不因雨而停下，）或因其他原因而休息一日時，他們會敏捷地作出壁報來，並趁機會爲地方民衆講說抗戰故事，並教給山裏的孩子們唱歌，此外，則仍不廢他們自己的閱讀，寫作，討論。他們是能夠利用任何時間去盡他們所有的力量的，他們彷彿有無限的生命力，他們的生命力是有極大的蘊藏與彈力的。十三四歲至二十歲人，較之三十歲，或四五十歲人，是更受到了抗戰的惠賜的。而這種惠賜，又決非平時的學校教育所能給出的。現在，這些孩子漸漸分散開了，而且有些自己跑到遼遠的地方去受一種極苦的訓練，有的到一個比較安定的地方去搬弄機器，有的直接到游擊隊裏去了。我相信這些萌發起來的種子一定會蔚爲大樹，開出美麗的花，並結出豐滿的果。

就是在我們的同盟中，也有人信任占卜或星象，怕狐狸或符咒，以及其他與此同類或相似的事物的吧？抗戰持續下去，這些也會被大

砲轟轟，被火光燒盡的。我所認識的一個像女孩一樣的男人也參加游擊隊去了，另一個連自己生活也弄不利落的朋友，現在却能領導別人，訓練別人去作抗戰工作。走到極偏僻的地方，不是也時常聽到窮苦無知的同胞們發出這樣的疑問嗎：「飛機是怎樣造的？咱們中國人也能造嗎？還有坦克，還有別的甚麼甚麼……」

這一切力量，都是抗戰的賜與，而這些力量也就是抗戰的力量，建國的力量。這正是我們的光明之一面。抗戰使一切在變，而且無疑的是變向光明。黑暗雖也還存在着，但它將漸漸澆下去，會漸漸消失掉。抗戰使頑廢者振奮，使殘廢者健全，使怯懦者勇敢，使自私者無私，使愚昧者覺醒，使迷信者信任科學，使作夢者認識現實……。戰爭是冬天的風雪與春雨，是夏日與秋霜，抗戰使新生命萌芽，使不願死去的活起來，使活着的變得更堅實，使衰老者變得年青，使年青的活得更合理，更壯旺。只有那實在不愛生活的，真正已經死去的，如枯葉，如腐草，如被車輪碾碎了的毒蛇，將隨着時間的延長，受風雷雨露的擊打，粉碎，吹跑，在汗泥裏爛掉。

二月十八日，羅江。

從你身上——

既發出一陣陣

、使人作嘔的臭氣……

日本天皇和首相將得意地笑吧！——

又多了一個傀儡，

一條走狗；

汪克敏和梁鴻志也轉臉恥地笑吧！——

又多了一雙罪惡的黑手，

一個死路上的同盟；

但，我們的笑聲

將比他們的來得更高——

割去一塊腐肉，

挖去一顆毒瘡；

更多的，更健全的，更新鮮的細胞

將勃勃地，勃勃地生長！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你不要臉的民族叛徒！

帶着你的糖尿病，心臟病；

恐日病，性懦弱；

帶着你的卑鄙和無恥；

像虎列拉一樣，

像熱死病一樣；

給我們永遠滾開吧！——

這兒是一片莊嚴神聖的國土，

決不能讓你把它弄髒！

捉漢奸記

羅念生

往年在北平很少聽人家說起「漢奸」二字，

莫不是進了鮑魚之肆吧！後來一位朋友告訴我「大都」裏的好人多如牛毛，他在半年之內就殺掉了好幾百頭，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日語一月通」的地方都是漢奸製造所。

事變後好像有鮑魚在發臭，我才逃了出來，——我可憐那些沒有吃過這海螺的也染上了魚腥。在廣州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看見一切都那麼有精神，很令人興奮。嗚的一聲警報來了，望見許多兵士提着鎗往高樓上攀，問他們是不是去打飛機，他們說是打那些放火箭的好賊。我當時還不信五羊城也出產鮑魚。

我跟着就踏上火車，遇着兩位青年來問我談話，每一段談話的尾上都向我打聽廣州的情形，不論是軍事的，政治的或教育的。我總說我是陌生人，他們頗感失望，後來我索性告訴他們我是從北方來的，他們便找旁人談天去了。那時火車沒有放光，在黑暗慢慢的爬行，寂寞無聊，我正要昏沉入睡。忽然有一位客人把我推醒，向我打聽那兩位青年是不是綏遠人？我覺這話裏頗有文章，忙獻他一個計策，告他去問那兩位客人綏遠城外有一座什麼名山。這樣一來，好賊便露了馬脚，我們且斷定那兩個家伙身上沒有黃帝的血輪。我們因向車警報告，求他們注意這兩個漢子的蹤影，到漢口時把他們拘留起來。那知那警官反疑心我，問我在北方做什麼，——好像北方人都是可疑的，

——怎樣證據都沒有？問我為什麼說這次的抗戰一年就可以完結？我向他一一解釋，且說那是威爾斯先生的預言，說我們一年內就要勝利；那並不是我的妄斷，我個人希望打到勝利時才停止，不管是十年八年，我當時心想那一定是好賊先控告了我，把我的話切成了兩截。這手法倒也高妙。我生氣極了，因向警官說道：「車到長沙後，請派人把我關起來審問；但請您到漢口時別忘了你對國家的責任！」過了兩天，聽說武昌車站上捉着了兩個高麗偵探。

後來我飄到了另外一個都市裏，在那兒忽然見到一位老哲學家。他曾經同我在秦漢人的古墓裏討論過春秋戰國的哲人思想，頗令我敬佩。我今同伴着他遊過廟堂，玩過青山。那時正值第一期抗戰快要完結，老哲學家無心賞玩。我們當時所討論的多半是抗戰文藝問題，這位思想家曾在文藝協會的會刊發表了兩篇抗戰劇本。過了幾天，他買好了車票又要踏上行程，我同他道別那晚上談起漢奸問題的嚴重，曾把我在那粵漢車上的一段經驗告訴他。第二天我以爲他已經上路走了，那知中午時他跑到我家裏來，說他捉了一早上的漢奸。他說他昨晚半夜醒來，聽樓上遠遠的響，他疑心是賊，又疑心是老鼠。那知響了一兩點鐘還沒有停止，他便出門來觀望，見樓上的燈光忽然熄了，聲音也就停了。他說，這樣一來，我那個漢奸故事老是在他心裏面轉動，更引起了他的疑心。天明時，那樓上的客人就收拾行李走了一位旅

的主人說他是藥材商，要出西門上山去；但茶房說客人叫車說是出東門。不久，又下來兩個客人，也要走了。那位哲學家便向他們說：「先生，國家的情形到了這步田地，我們應當盡國民的責任。請你們不要忙走。」這樣一說，他們更想走，雙方幾乎動起武來。好在旅舍的主人已把警察請來，這警察也沒有辦法，只好把他們帶到區裏。可是到了那兒，依然問不出什麼證據。那個人說他們在教育界做事，於是那哲學家便提議到教育局裏去找證人，且說他也認識局長。到了那兒，的確有人認識他們；但不知經過一番什麼手續，他們竟自就走了。老先生想着武侯擒孟獲的故事，他說：「也許再過幾天，你可以在報上看見這兩人的名字。」

可是我心裏却這樣想：「魚我們儘管捕，漏出了網的也不知多少。」

隣居

一月三十一日

Sy

新居是一個獨院，事實上却是兩個同式樣的獨院，不過中間隔着一道梅花牆而已。我們毫不遲疑地搬進這屋子，自然是因了那是新修成的，然而從第一天起，對那屋子就感到非常的厭恨。最初，我還存着希望，希望那屋子漸漸的好轉，然而直到現在——一個寒冷的深夜，我提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一點希望也消失了。

使我厭恨的原因不在我們這邊，却是我們的隣居。

十點鐘，我疲乏地睡下時，那邊就開始打「麻雀」，並且打得非常的起勁，每一隻手都用着力，想把紅木棹或是骨牌碰碎似的。這樣一直就要鬧很長的時間。有時我不能等待地入睡了，有時是直到三點半鐘才收兵罷戰。

隣宅的男主人是個有小汽車的人，小有汽車的人很多，但是現在還能天天坐汽車的人可就不大多。女主人我倒看見過一次，是一個時髦的中年婦人，從她的外貌上一點也看不出她的凶狠，但是她打起女人或是自己底孩子來却非常利害。因此，老媽子常常的換，結果是沒有女傭人了，這樣，于我們倒是清淨一點，不過每隔一兩天，總有一次用極長時間去拷打孩子。常常，那女人高聲的怒罵幾句，接着就是房門很重的關上了，繼着來的就是鞭打和慘厲的哭聲。

孩子們也會向四隣訴苦：「我的媽媽是母老虎，我的爹爹是豬。」

那兩個孩子非常可憐，但是也過份的玩皮得使人討厭，半個月以後，我對他們的受苦並不生同情的感覺了。

兩個孩子在那樣殘酷的教養下，並沒有變得好一點，反是在那母親不在身邊時成了非常

討厭的人。我們這邊養了兩隻雞，每天把小雞養得胖胖，而兩個孩子的口水口水痰也常常穿過梅花牆吐到這邊來。

隣宅常常都是不安甯的，但是全警報報來了時却是例外，那時是甚麼聲音也沒有。

警報響之先，總會有一輛救護車開到他們門口來，接着就是被窩捲和小皮箱的搬出來，人，自然也在內，關走了。

炸彈沒有下來，人也沒有受傷，可是救護車却真正的出動而且被應用了！

有一天晚上，那邊又在打人。關了燈，關了大門，幾個人打一個老媽子，這一下却激動了公憤。人們都擠進去了，無秩序地打起抱不平來。

警察來了，可是警察並沒有使街隣們滿意，那時候我聽到一個聲音：

「把那女人拉出來打！」

但是這大快人心的事並未成為事實，夜深了，大家都回去了。

那日事給了隣居一個教訓，但是祇清淨了幾天，現在，隔壁的麻雀響得正利害，我希望三點半鐘快一點到來，這樣我才可以入睡。

一九三九，二月四日

意外

小鈴司今天特別起得早，洗過臉，刷了牙，他又拿起一把小剪刀修他的短鬚，然後撮着嘴吹哨着，穿上他的黃馬襪呢軍裝漂亮的

長統馬靴也由勤務兵幫他穿上了他的短腿褲。吃過點心，他從寢室走到隔壁他一個人的小小的辦公室，從打開的窗子望到荒廢了的園

蕭曼若

